

# 民国政要的

范小方 李永铭 著

# 最后岁月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 
湖北人民出版社

# 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

范小方 李永铭 著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 
湖北人民出版社

## 鄂新登字 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/范小方,李永铭著.  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07.1

ISBN 7-216-04739-7

I. 民…

II. ①范…②李…

III. 政治人物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民国

IV. K827-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92289 号

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

范小方 李永铭 著

出版发行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 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 
邮编:430070

印刷: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
开本:787 毫米×980 毫米 1/16

印张:24.125

字数:334 千字

插页:1

版次: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8 000

定价:35.00 元

书号:ISBN 7-216-04739-7/K·528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# 目 录

## 民国政要

的最后岁月

|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国父孙中山      | 1   | 北洋外长陆征祥    | 161 |
| 左派领袖廖仲恺    | 11  | 豪门权贵宋子文    | 170 |
| 枭雄蒋介石      | 20  | 少帅张学良      | 184 |
| 军界元老何应钦    | 35  | 爱国将军冯玉祥    | 200 |
| 理论家戴季陶     | 44  | 和平将军张治中    | 219 |
| 财神爷孔祥熙     | 52  | 奇人张静江      | 234 |
| 山西王阎锡山     | 61  | “小委员长”陈诚   | 247 |
| “文胆”陈布雷    | 69  | 末代总统李宗仁    | 261 |
| 党魁陈果夫      | 80  | 和平使者黄绍竑    | 279 |
| 和谈代表章士钊    | 89  | “小诸葛”白崇禧   | 291 |
| 军事高参杨杰     | 100 | 汪伪死党周佛海    | 304 |
| 抗日名将卫立煌    | 109 | “长腿”将军韩复榘  | 319 |
| 大汉奸汪精卫     | 118 | “政学系”首领张群  | 331 |
| 东北王张作霖     | 128 | “CC”掌门人陈立夫 | 345 |
| 直系首领吴佩孚    | 137 |            |     |
| 议院政治吹鼓手汤化龙 | 146 | 主要参考文献     | 376 |
| 东南王孙传芳     | 153 | 后记         | 382 |



# 国父孙中山

1924 年底,孙中山为了实现南北和平统一,毅然北上,扶病入京,在与北洋军阀抗争的同时,与病魔顽强搏斗,在北京度过了非常的七十一天。

民 国 政 要 的 最 后 岁 月

## 一 扶病北上

1924年，风云突变，军阀重开战，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。10月23日，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，导致直系军阀迅速溃败。此后，北方政情大变，出现了段祺瑞、冯玉祥、张作霖三派联合执掌中央政权而又互相争夺的局面。冯玉祥等受革命潮流的影响，打电报给南方政府的孙中山，邀请他到北京共商国是，为了尽快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，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等离粤北上。

12月31日，古老的北京寒凝大地，凛烈的朔风卷地而起，灰暗的乌云从四面八方城头紧紧压来。可是，在前门车站，却挤满了欢迎孙中山的人群，数不清的学生、民众，人人手执一面小旗，在这些红色、绿色的小旗上写着：“欢迎首倡三民主义、开创民国元勋、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”。车站塔楼上，有两条巨幅标语，一条写着“北京各团体欢迎孙中山先生”，另一条写着“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”，在朔风中飞舞鼓荡，似乎要刺破这压城的乌云。

孙中山到达天津时，病情已日见严重，虽然休息了二十多天，却总不见好转，他解决国事心切，不顾大家的劝阻，仍然扶病进京。

当列车缓缓驶入北京时，孙中山面色蜡黄，形容憔悴，平静地躺在卧铺上。负责保



■ 孙中山与宋庆龄

卫的是冯玉祥的代表、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，他见孙中山病体虚弱，怕受不了车站的拥挤，便劝说孙中山在永定门下车，等回去休息后再见民众。可孙中山坚决不同意，他说：“在永定门下车，那可使得。我的抱负是什么，我的目的是什么，你当然是了解的。我是为学生、为民众而来的，我不能只为个人安全打算，而辜负学生和民众对我的这番热情。请不必担心，我要在前门车站下车，学生和民众们即使是挤着我，也是不要紧的。”于是，列车继续向前门驶去。

前门车站到了，黑压压的欢迎人群一见列车进站，就像变魔术一般，霎时全场安静，秩序井然，人们严肃恭敬地站成两排，没有一个人乱动，也没有一个人随便说话，偌大个车站，只听见列车的喘息声与欢迎标语、旗帜在风中的猎猎作响声。这时，孙中山振作精神，从卧铺上起来，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，偕夫人宋庆龄缓步下车，徐徐走过欢迎的行列，他面带微笑，不时招手向群众答礼，感谢他们的盛情欢迎。由于他病体难支，未能对热情的群众发表讲话，只是散发了已印好的简短的书面谈话材料，随后坐上早已准备好的汽车，驶往北京饭店。

孙中山的到来，给严寒的北京古城带来了阵阵春意，人们欢呼着、沸腾着，也希望着一个独立、自由、统一的新中国尽快出现。

## 三 力挽狂澜

孙中山抵京的第二天，正是1925年的元旦，他早早就醒了，但精神极差，便没有起床，躺在床上看书。

中午12时，段祺瑞派他的儿子段宏业及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前来北京饭店，说是向孙中山贺年。孙中山不得不强打精神，亲自到客厅与之应酬，他告诉两位使者，说自己病体未愈，暂不能多为劳顿，大约需过十几天后，才能够与段祺瑞晤面。段、梁两人诺诺称是，转告了段祺瑞

的新年问候,并虚情假意地请孙中山多多保重身体,一会儿便告辞了。为表示答礼,孙中山也派汪精卫到段祺瑞那儿贺年。表面上,双方礼尚往来,温情脉脉,实际上,段祺瑞已在暗中玩弄阴谋,企图达到他个人的目的。

孙中山一眼看出段祺瑞一切“盛情招待”不过是表面敷衍,因此,他命汪精卫出面辞谢段的招待。汪奉命后,即致函梁鸿志,表示:“顷奉中山先生面谕,此次来京,承执政盛意,预备行馆,招待殷渥,至深铭感!惟念国事艰难,库款拮据,受此厚赐,心甚不安,特命弟转达座右,敬祈向执政深致谢意,并请自今日始,所有行馆内一切膳食、零用及汽车等项,概由敝处自备,不必仰劳招待。”委婉地辞谢了段祺瑞的招待。

果不出孙中山所料,段祺瑞的一切甜言蜜语,殷情盛意都是假的。孙中山还在北上途中,段祺瑞就发表致外国使团书,说什么“外崇国信”,就是要尊重历年来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,企图以此博得帝国主义的欢心。现在公开扯下假面具,提出要召开所谓的“善后会议”来解决国事,以此和孙中山提出的召开“国民会议”相对抗。

按照段祺瑞公布的《善后会议条例》,出席会议的代表几乎都是由执政府指派的军阀、土匪、买办、土豪、劣绅等,甚至连炮轰总统府、反叛孙中山的陈炯明的名字也列上了,而人民团体的代表,则一个也不能参加。段祺瑞的倒行逆施,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,也引起了孙中山的极大愤怒,他当着段祺瑞的两位代表叶恭绰、许世英厉声斥责说:“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,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,这是什么道理呢?你们要升官发财,怕那些外国人,要尊重他们,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?”在正气凛然的孙中山面前,叶、许两人不敢出声,好久,才讷讷地劝孙中山不要太激烈,免得激怒了东交民巷的洋大人,引起帝国主义干涉。这一说,孙中山更是火冒三丈,他一下子站立起来,气恨恨地说:“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,我就不革命了。”叶、许两人吓得再也不敢说话,只好十分尴尬地离去。

这时,国民党中有些右派人物劝孙中山放弃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,与段祺瑞合作,参加“善后会议”,孙中山态度十分坚定,他断然拒绝向



■ 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，  
我就不革命了！

段妥协。1925年1月17日，孙中山复电段祺瑞，批评了“善后会议”的谬误，同时提出两项补救办法：第一，兼纳人民团体代表；第二，会议虽可涉及军政财政，而最后之决定权，应由国民大会行使。但是，段祺瑞拒绝了孙中山的建议，一意孤行，于2月1日悍然召开“善后会议”。

面对段祺瑞的凶焰，孙中山毫不退让，指示中国国民党抵制“善后会议”。根据孙中山的指示，国民党当即发出宣言，反对“善后会议”，号召“人民团体自行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”，以产生真正的国民会议。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，孙中山领导国民党经过多方努力，于3月1日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，以对抗段祺瑞的“善后会议”。在反对段祺瑞的斗争中，孙中山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，对北洋军阀的面目看得更清了。

### 三 \ 病势转危

孙中山到达北京后，病情不但不见好转，反而愈加严重。1月25日，病势转危，于是大家商议，将孙中山送往设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俄国医院就医，孙中山坚决不同意，他说：“我不进东交民巷！”这样，拖到26日，才送协和医院诊治。医生检查后，决定当日下午施行手术。

静悄悄的手术室里，孙科、孔祥熙、宋子文、汪精卫、鲍罗廷守候在旁边，大家心里惴惴不安，又是紧张，又是担忧，谁都没有讲话。孙中山见大家如此，便笑了，说：“不要紧的。”然后乐观而坚定地对医生说：“开刀吧，我不怕痛。”于是，一场关系到孙中山生命，也关系到中国革命安危的手术有条不紊地开始了。

腹腔打开，大家都惊呆了，肝脏表面、大网膜和大小肠下面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的结节，医生从肝脏上取出小块组织，立即将腹腔缝合，化验结果表明，孙中山患的是肝癌，而且已到了晚期。

孙中山醒来时，已是第二天的晚上，病房里静静的，在乳白的灯光下显得祥和而又神秘。病床边，那张熟悉的脸，是他的夫人宋庆龄，正坐在那里默默垂泪。

“达龄！”孙中山轻轻地呼唤妻子。宋庆龄听见叫声，见孙中山已醒来，一阵欣喜，连忙擦干眼泪，换上笑脸，她已经守在床边二十五个小时没有合眼了。看着年轻妻子憔悴的面容，孙中山心中涌起阵阵怜爱。自从1915年他们结婚后，十年来，宋庆龄随孙中山东奔西走、南北驱驰，时而谋略国内，时而流亡海外，时而是人言的飞短流长，时而是战争的炮火硝烟……吃尽了种种苦头。每在困难与危险关头，宋庆龄都给他以坚定的支持与柔情的抚慰。

想到这些，孙中山对妻子充满了深深的爱和无限的感激之情，现在

看到妻子为自己的病伤心,内心如刀绞箭穿一般,他轻轻地安慰道:“达龄,你不用悲哀,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。”

这一说,宋庆龄再也忍不住了,刚刚擦干的眼泪如泉水般往外涌流,她痛哭着,大声说:“我一切都不爱,只爱你而已!”孙中山伸出手,柔情地抚着妻子,喘喘地安慰:“达龄,我不会有什事的,革命还需要我,我离不开你,离不开革命,我不会死的……”

当然,这只是宽心的话,孙中山是学医的,他已从自己的病情,从众人的神情与妻子的伤心中,猜测到自己可能得了不治之症。他要医生告诉了他实际情况,这位饱经人生忧患的革命者反而更加平静了,他要与病魔作斗争,用坚实的步子走完最后的人生。

孙中山虽在病中,但心中念念不忘的是广东、是革命。他常向广东方面写信、发电报和书面谈话,以指导广东革命政府的工作。当广东政府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消息传来,孙中山十分兴奋,他立即致电胡汉民、廖仲恺等,说自己“大病少苏,闻东江将战,复添系念”,希望前方将士“诸兄努力破敌,以安内而立威信于外”。表示自己“引领南望,不尽欲言”。前线将士读到孙中山电文后,勇气倍增,更加努力杀敌,以慰革命领袖孙中山。

3月10日,孙中山病势已处于危殆之际,但当他获悉广州东征军在黄埔军校学生军和东江农民军的配合下,打垮陈炯明叛军,克服潮安、汕头时,他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,立即指示电告广东留守府代行大元帅职权的胡汉民,要他转令军队,“不可扰乱百姓”。

革命、人民、祖国,始终让孙中山永远难忘,梦魂萦绕……

## 四 死而后已

孙中山的病情一天天恶化,广州、上海等地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

和监察委员都纷纷来京探视,大家在痛苦之余,提出要为孙中山先生起草一个遗嘱,以备万一。于是,公推吴稚晖起草,但吴稚晖所写遗嘱仅百余字,且内容酸腐,还不如一个普通人的遗嘱。汪精卫当面反对,说:“这个草稿不好,不能表达孙中山的革命精神,也不能鼓舞党员们的革命斗志。”并自告奋勇说:“我来起草试试看。”很快,汪精卫便起草了遗嘱,大家看后,都十分满意,遂一致通过了,将其交给宋庆龄,准备在孙中山神智清楚时让他签字。

一天下午,大家见孙中山精神状态还佳,便商议让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字。于是,汪精卫、孙科、宋子文、邹鲁等四人一齐进入病房,孙中山见大家神情严肃,不同往日,便问:“你们有什么话说?”汪精卫便拿出遗嘱说:“我们把先生常说的话写出来了,想请先生签字!”孙中山说:“写了些什么话,读给我听听。”于是,汪精卫便缓慢而轻声地读起了遗嘱:

余致力国民革命,凡四十年,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。积四十年之经验,深知欲达此目的,必须唤起民众、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,共同奋斗。

现在革命尚未成功。凡我同志,务须依照余所著《建国方略》、《建国大纲》、《三民主义》及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》,继续努力,以求贯彻。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,尤须于最短期间,促其实现。

是所至嘱!

读着读着,大家都悲伤到了极点,站在卧室门外的宋庆龄、尽管预先大家给她做了工作,要她忍住悲痛,但她却不能忍住,那压得低低的抽泣还是传进了卧室。孙中山的心被刺痛了,“无情并非真豪杰”,孙中山的革命意志比钢铁还要坚硬,但感情世界又是如此丰富。他爱自己的妻子,他不愿自己的任何举动让妻子伤心,他眼圈里也滚动着泪珠,向汪精卫吩咐说:“现在还用不着,等几日以后,你拿来我签字。”大家见此,只好默默退出。

3月11日,孙中山病情进一步恶化,已经不能饮食了,他感觉死神

已一步步向自己逼近。中午，孙中山将在京侍疾的人员召集到自己的床边，除夫人宋庆龄及公子孙科、女婿戴恩赛外，尚有吴稚晖、宋子文、孔祥熙、汪精卫、邵元冲、戴季陶、邹鲁、张静江、陈友仁、何香凝等十余人。孙中山吃力地张开嘴唇，向大家说：“现在要与你们分别了，拿前几日所预备的那两张字来呀！今日到了签名的时候了。”

大家听了此话，都感到如钢刀刺心般疼痛，有人眼圈红了，有人泪珠已如断线般掉下。汪精卫即将一份政治遗嘱、一份家属遗嘱并水笔呈上。孙中山接过，但因病体虚弱，手拿着水笔直颤动，无法自持。于是，宋庆龄便含泪托起丈夫右手，执水笔逐一在遗嘱上签名。一会儿，又在《致苏联遗书》上签了字。此时，孙中山已是气喘吁吁、冷汗淋漓，像打完了一场重大战争，无力地躺在了床上。

签字后，孙中山又召孙科、戴恩赛于床前，吩咐他们要善事孙夫人，二人含泪答应。

北京的早春十分寒冷，窗外的风一阵紧似一阵，大家默默地站立床前，心中格外沉重，想到孙中山多年来对他们的帮助、关怀与教诲，现在却要永久地分别了，心中都涌起一种难舍难分的特别感情。

晚上10时许，孙中山心中仍然记挂着好多事情，为此，又召汪精卫、孙科、陈友仁、喻毓西至病榻前，首先向他们询问广东方面北伐的战况。为了安慰孙中山，汪精卫说北伐进展十分顺利，前线不断告捷。孙中山闻言，十分高兴，接着又问起国民会议准备的情况，国内对段祺瑞“善后会议”的反映等等，汪精卫等都一一作答。孙中山听后，沉思良久，才缓缓说道：“本人此次北来，意在促成国民会议，解决国是，以期达到三民主义、五权宪法的目的，虽死九泉，也可以瞑目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再也不能自制，一时泪如雨下。汪精卫等默立床前，也禁不住悲恸万分，潸然垂泪。此时，孙中山气息上逆，喘息不已，病象陡变，医生进行紧急抢救，用尽种种办法，不能生效，不久，便处于昏迷。

深夜，万籁俱寂，孙中山从昏迷中偶尔醒来，呻吟中梦呓般呢喃着：“同志啊，继续我的主义，以俄为师！”如此反复多次。

时间终于熬过了午夜，凌晨1时，孙中山在床上翻转频繁，现出情

状不安的样子，喉中哼哼作响，隐约听到他口中不时发出“和平、奋斗、救中国！”的呼声。一会儿，孙中山突然痰往上涌，便再不能言语，医生给喂进少许麦粳汤，已不能吞进，多流出牙床之外。到3时10分，喘息加重，慢慢，气息甚微，左右之人即用电话通知国民党要人。汪精卫、宋子文、孙科等先后集齐，守候在孙中山床前。

3月12日9时10分，临时执政府派许世英前来探视，这时，孙中山已双目向上直视，渐不见瞳孔，面转灰白色，手足渐冷。延至9时30分，创造民国的一代巨人，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住处溘然长逝，享年59岁。

孙中山的逝世，引起了全国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及世界革命人民的广泛深切的哀悼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唁电，并发表《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》；斯大林以俄国共产党（布）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名义来电悼唁；莫斯科、东京、伦敦、纽约、巴黎、旧金山及东南亚等地，都召开了追悼大会或进行悼唁活动。

北京中央公园（后改名中山公园）举行了盛大公祭活动，有74万多人前来灵前致祭。公祭时，各地送来近千副挽联，以表达对这位伟人的哀悼之情。特别是共产党人李大钊的一副长联，特别引人注目，可谓传世佳作，其中云：“四十余年，殚心瘁力，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，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，要为人间留正气”，这几句话，是共产党人对孙中山为革命、为人民奋斗的一生给予的高度评价。

与此同时，全国各地纷纷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，悼念这位伟大的人物。当孙中山遗体于4月2日移往北京香山碧云寺石塔时，参加送灵的群众达30万之多。

根据孙中山的意愿，1929年6月1日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将孙中山的灵柩移往南京，安葬于东郊紫金山南麓，建成中山陵。这里青山逶迤，秦淮河如一条碧带环绕其间，山上松柏茂盛，水中波光粼粼。孙中山长眠在此，他的英名与青山同在，共碧水长流。

# 左派领袖 廖仲恺

1925年8月20日,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  
前一声枪响,罪恶的子弹射向著名的国民党左  
派领袖廖仲恺……

民 国 政 要 的 最 后 岁 月



## 一 石井脱险

1922年6月初，广州城里骄阳似火，草木葱郁，一派夏日风光。然而，在政治上，这座革命的城市却处于山雨欲来的前夜。

在讨伐桂系战争中立下了功劳的陈炯明自认为羽毛已丰，暗中勾结直系军阀吴佩孚，图谋武装叛乱，他密令驻防广西的叶举等部进入广州，叫嚣要以武力解决问题，一时剑拔弩张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

这时，身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次长并兼广东省财政厅长的廖仲恺，收到陈炯明打来的电报，邀请他前往惠州，说是有要事相商。廖仲恺虽然深知陈炯明为人狡诈，恐节外生枝，但为了顾全大局，仍毅然前往。果不出所料，廖仲恺刚抵惠州郊外的石龙，即被陈炯明预先布置的伏兵围住，当场被逮捕。

叛军将廖仲恺推推搡搡，带到石井兵工厂一间密封的小房，用三道铁链将他锁在一张铁床上，严加看管。一会儿，陈炯明假惺惺前来探望，并劝他离开孙中山，与其合作，均被廖仲恺严词拒绝。陈炯明仍不死心，企图软化他，便令人去掉了铁链，在生活上给予照顾，并允许他看书写字，但依旧是严加看管。



■ 廖仲恺与孙中山  
在民众大会上

廖仲恺身陷囹圄，自知陈炯明不会轻易放过他，自忖必遭毒手。面对死亡的威胁，廖仲恺想到了很多，他早年远离祖国，家境寒苦，受到外国人的种种歧视和凌辱，自跟孙中山革命以来，身经许多战役，得到孙中山多次帮助与教诲，现在却不能与孙中山先生携手共进，将革命进行到底，心里不免太多遗憾。他也想到自己的家庭，他的妻子何香凝和几个儿女，多年来他投身革命，很少给他们家庭温暖，现在一旦要与他们永远分手，心中实在难以割舍。但为了革命，他不能儿女情长，他深深记得当年他只身到清政府统治中心天津去执行任务时，何香凝赠给他的诗句：

国仇未报心难死，  
忍作寻常泣别声。  
劝君莫惜头颅贵，  
留得中华史上名。

想到这里，廖仲恺豪情满怀，他提起笔来，给何香凝写下了绝命词：

后事凭君独任劳，  
莫教辜负女中豪。  
我虽身去灵明在，  
胜似屠门握杀刀。

短短几句诗，包含了廖仲恺对妻子的殷殷期望和缕缕深情。

何香凝得知廖仲恺被捕的消息后，多方奔走，设法营救。8月18日，何香凝冒着濛濛细雨登上广州北面的白云山，当时，粤军总司令部就设在这里。何香凝找到陈炯明，当面质问他：“仲恺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？你们说仲恺帮助孙中山筹款，要把孙中山的荷包锁起来，就囚禁了仲恺。但仲恺又何尝没有帮助过你们呢？民国九年时，你们在漳州，那么困难，是仲恺把孙先生在上海莫利哀路的房子抵押了来帮助你们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难道只有帮助你们才对，帮助孙中山先生就不对吗？中山先生是革命的，我们帮助中山先生更要紧，我们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，我们只希望你们不要背叛孙中山。”

陈炯明理屈词穷，仍欲继续耍弄花招，何香凝据理力争，坚持要陈炯明放人，陈炯明无奈，只好下令释放了廖仲恺。何香凝又风尘仆仆赶